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四十三

湖湘後學集編

記二

仙梅記

楊柱朝

岳陽樓之擅名僅以其樓也。湖山形勝秀甲寰區。自回道人往來於酒家。屢顯其靈異。而神仙之說遂與湖山并傳。此後千百餘年寂無所聞矣。勝國崇正辛未歲。樓不戒於火。郡守戴公司李陶公倡議重修。忽於樓之陞得石一片。上有畫梅一枝。色如紺墨。其枝幹隆然而起。望之高出于石。宛若人工鏤就者。及以手摩之。則潤滑如砥。了無痕迹。梅與石無辨也。咸以仙梅呼之。

因置諸樓之左畔而亭以居焉。今樓燬而此石尙存。夫荒唐之說儒者不道而事之信而可徵者雖聖人不絕於書。竊嘗思之莫頑于石而梅之隆然以起者似有精氣存乎其中。則頑也而靈矣。莫靜于石而梅之動靜之機靈頑之理皆具焉。予故特爲紀之。正不必託言神仙以掩其信而可徵者也。

鏡石記

楊柱朝

自湘汭流而上十五里許有石焉曰暉落磯壁立江心高可十丈其小者不可數計蜿蜒旁礴亂流而度其特立者曰鏡石嚮東一隅有光瑩然色如漆器物凡江天飛鳥雲霞出沒之狀兩岸草木以及人之衣履鬚眉靡不畢照石雖高而所謂瑩然者廣數尺高倍之予昔年曾與方子仲美艤小舟於石上盤桓彌畱維時水落石出天空江曠對之如披畫圖好事者或鑿片石攜以歸置之案頭則生氣索然無向之所謂瑩然者信乎山川靈異之氣有所挾以成譬如人之一身靈於內者爲心靈於外者爲眼其餘皆血肉皮膚耳心不可見而精神全注之於眼斯

石殆山川之眼歟。春夏之交，九水與洞庭合而下注，石能以身敵之，故其流怒甚。湍激澎湃之聲，聞數里外。舟行不可嚮邇。長年比於灩澦之險，過者不敢游水，涸則不及游。二者交戰而石之受知於人者鮮矣。嗟夫，山川固有遇不遇哉。

何仙巖記

羅人琮

何仙巖不知何昉。舊志載世傳何仙姑修道於此。實無確據。菴前奉彌勒大士鎮武。菴後祀女仙。女不詳其姓名。去桃源縣四十餘里。將入峯巒。遞見眠者、蹲者、憑者、起者、行者、止者、俯者、仰者、拱者、揖者、舒者、舞者、斷者、續者、竝者、錯者。山不一狀。狀不一情。近巖里許。山益合。仄道依東麓。里許中。卽以稱一線天。亦宜由東迤邐折而西上。經石梁數百武。抵菴側。望兩山翼巖巍然。蔽天如十萬之困。中不可量。而斗簪自失。如青獸布威。羣象辟易。而狐豕愈微。又如朝宰正笏。國門百僚整肅。大將軍戎服登壇。偏裨以下。剡語蛇行。鈍巨靈之斧。折其工之額。不足以喻其

堅也。窮老嫠之臂絕，狡兔之趾不足以喻其峻也。言其古則鐵貌斑文，言其秀則碧垂翠滴。招鸞鶴以棲遲，爲煙霞之窟宅。菴居山半，上接百仞之高，下臨千尺之低。前望溪山，潏洄映帶，氣象萬狀，心目軒豁。由菴後石徑下，經巖阿，稍上爲何仙洞。洞泉淋漓，每歲旱，居民迎神取水，得水卽雨。遞上攀蘿躡蹬，可躋巖顛。極目四顧，羣山俱卑。或如食覆，或如罌懸，或如列屏，或如布席。或如散卵，或如置碁。至於煙生木末，睹孤邨之蕭瑟；雁度平沙，儼行旅之淒涼。雲起足下，語傳空中，豈非登臨之佳境而名勝之曠致哉？余嘗謂山水之在寰中，其見稱與否，不盡如本分要地，繁會輻指，輪通游人踵接，騷客珠聯，金碧璀璨，題詠遠播。

彰矣。若乃幽可絕囂，僻能離俗，妙窮人巧，奧純天然，爲羣仙所指顧而名聞寂如。如斯巖者，抑又何可勝道邪？斯巖也，擬之人爲高士，爲戒僧，擬之詩畫爲澹描，爲逸品，擬之器爲夏商法物，而邑內水心之孤，穿石之奇，淥蘿之雄，靈巖之幻，漁仙之峭折，桃川之幽祕，比長爭勝，何多讓焉。余從僧請題菴之額曰：光凝翠涌。門聯曰：入望溪山如畫裏，忘機日月卽壺中。佛殿聯曰：祇園覓上方，山浮紫氣千層出；石林稱精舍，月伴禪心一片明。仙殿聯曰：咫尺花源，此處煙霞猶勝地；依稀海島，分來猿鶴伴仙蹤。蓋有得於斯崖之深，非復泛交淺契之所能襲也。竝記以遺後之君子。

重修唐興橋記

唐世徵

界邑上流與燕子橋相拱抱若左右翼者唐興橋也。歲久水啗垂圯。邑有斂金錢議修築者。底績矣。未幾復圯。左角半甑。前事者呶呶委咎石工之不職是已。夫食人食事人事。石工將奚辭。予曰不然。若率石工果計口炊量材授乎。果差次賞罰殫竭蹶乎。五申三令惴惴然懼乎。能如是而工不完好堅固未之前聞。否則匪石工咎也。主之者褊急而偏頗。應之者粉飾而苟偷。幸其成貪天工爲己有。卽乎敗推託諄詬希解免以自容。天下事亦安賴若爲哉。聞前之役某僧聚斂什伯歸併於某工。問誰綱紀曰無人。問誰節目曰無人。雖使盤僮復起保橋之母什哉。考

省試餼廩責在冬官。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田功甫竣用趨力役。今重議修築不當彷彿古王制而行乎。茲役也告諸令公謀諸士庶龜筮鳩合必誠必信然後相從事庶乎易成而難敗。以知邑有大興作斷未有無主持於其間。妄畀輕塞虛糜繁苦相顧眙眊爲後事者所憤痛。嗚呼豈獨一橋哉。

重建青龍橋記

車萬育

國家致治平海宇享清晏之福四十餘年矣。偶因滇逆不靖蹂我湖湘。兇鋒所觸邵當其衝。罹其剽掠最慘。

皇上赫然震

怒。命將出師禁旅進搗。邵值孔道。瘁於轉輸。邵獨當其疲。卽城關一橋。日爲千萬趾往來。屢遭燬廢。歲糜宮功。其他可知也。顧橋雖屢造。取辦一時。未暇選材伐石。不三四年風雨飄搖。勢若纍卵。人咸憂之。甲子五月。會爲大水漂去。家兄萬有暨薦紳爲請於郡伯梁公。公慨然捐金四百兩爲倡。委縣佐趙勉周督理。簡紳耆之誠樸者。市大木於西延。伐巨石於林壑。募工匠給廩食。灰鐵瓦。暨無物不具。寬時日課工作。補舊墩之頽缺。而加崇

視舊制之雀拱而增固重簷鱗營平道疊級洞門廣厚高朗鞏
堅工始於甲子仲秋訖於乙丑孟夏日省時程家兄與有勞焉
告成之日薦紳郵函索記以志公功余乃歎曰郡邑方除民氣
未復一橋之建雖費千金苟無關於民瘼不足侈也而此不然
郡之人居廛市皆在於東米薪之入四方之會城關血脈恃此
一橋如人之有咽喉不可一日堙也但不選材石嚴覆蓋高堅
是圖曷有賴焉今也墩加崇雀加高木加良亭加固一時之勞
百年之逸千金之費百年之利無歲歲趨事之擾無日日履險
之懼而況財出自上也工出自募也公之功德得不謂之有關
於民瘼者乎且公之功之德不僅此也聞其倡修六學積累逾

千崇文教也。糜粥救荒，布給牛種，哀民生也。水火之厄，按戶給
錙，卹民災也。止訟息爭，刑錯不用，省民財，惜民命也。敦延儒紳，
纂修郡志，徵文獻也。所舉者皆關治體，所禁者皆全吾生。又豈
獨一橋之足以志公之功之德也哉。余嘗歎世之喜事功者，以
綜核苛察市赫赫聲，以發摘鉤致邀神明譽，使民日聚訟於庭，
逞無情以陷良善，因獄訟以肥胥徒。卽有門如市，心如水之稱，
其破民家，損民財，殞民命者不少。彼臥護淮陽門，可羅雀，又何
以推焉。公六載靜鎮，豪無擾於民，一鍰不入萬室，咸甯民之感
之正在於此。而謂一方之不戴，豈人情也哉。則戴安靜之福，致
一橋之成，無所取於里甲，無所責於公旬。卽一橋可類推已，使

後之人因橋而思公之功德者商賈氓萌也不僅因橋而思公之功德可以復致治平者薦紳士類也噫嘻是亦足以記已郡伯某某咸捐俸有差總理勤勞則縣丞某督工鄉耆某某例得備紀康熙二十四年六月

重建忠孝祠記

車萬育

以天下之大勢視一邑之孤危其利害不在一邑明也以一人之竭節抗百萬之劇寇其維繫不在一人明也然以一邑之令長而抗百萬之劇寇使其勢不得不爲之跋扈而於此一邑一令亦似有爲之惘疑虛喝而不能不齟齬迴顧於其閒安得謂維繫之不在一人一邑也哉曾南豐謂顏真卿以區區之平原抗賊而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使賊不敢直窺潼關由公與杲卿分其勢也乃張巡一滇源合耳起兵討賊力竭而不能守則死之死尙願爲厲鬼以滅賊彼亦知賊之不可抗而不以成敗生死易其慮者乎汴爲九州咽喉闖賊之梟張也何有於

汴而新鄭其屬邑也。去汴數舍地。且極衝。以賊視之。直可踏平耳。同邑劉默菴先生以龍陽諭之。遷令新鄭也。於時爲如何哉。明知其邑之不可爲。時之不可爲。而公必爲之。亦知其事之爲之無裨。而必以死殉之。設使猶人之言。候憑少待。亦不與於難矣。而公必爲之者。所謂知可及而愚不可及也。方闖賊之困汴也。兩河巨鎮。擁兵數十萬。環視而不敢救。郡邑數十城。無不失守。公以一丸之邑。激疲殘之民。效死弗去。賊來則禦之。賊去而躡之。力持於四十日之間。使賊瞻顧而不敢偏汴者。誰之功也。及公死而汴旋亾。公之爲智爲愚而不可及者。豈僅嚙血罵賊。奮臂爭死之爲烈也哉。鄭旣請祀於邑庠矣。而猶懷思不怠。又